

年

卷

期

16

11

第

第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11(242)

September 9, 1927

第 十 一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四 二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

漢譯

世界史綱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世界歷史名著 專家慎重譯校

布面皮脊金字 精裝兩大厚冊

內容形式均較原書更見精彩

英國韋爾斯所著世界史綱，爲現代歐美史學界中之唯一名著。此書自地球及生物起源述至歐洲大戰後爲止，數百萬年來人類蛻演之陳迹，要言不煩，讀之一目了然。其思想之透闢，眼光之遠大，誠爲現代史著中所罕有。原書出版以來，銷數達數百萬冊，各國皆有譯本。本館根據最新版本，特請專家譯校，費時至三年之久，都凡七十萬言，附圖二百餘幅。書中關於中國之部分，並經梁任公先生等加以訂正，內容益見精彩，裝訂亦較原本精美。茲爲普遍介紹，名著於我國學術界起見，特售廉價，較之原書賣價，不及五分之一。

定價八角 特價四元八角 郵費四角

(止截底月一十年本曆陽)

編者的報告

頃承北京北新書局惠贈「語絲週刊」二期。書此誌謝。並爲紹介。

本雜誌十六卷四期「龍山片羽」之作者徐璞汝女士。已於陰曆七月二十九逝世。昨接其兄實君來函。節錄於此。以誌哀悼。

寄塵先生有道。昨奉致家君一函。業已拜讀。謙抑太過。令人崇信益堅。茲有陳者。舍妹璞汝。一病經年。竟於古曆七月二十九日晨時不起。曇花一現。卽萎（十七歲）痛何可言。其前投之「龍山片羽」一稿。已蒙甄錄。遲遲未見登出。甚以爲念。此稿爲其去春所作。今春抱病錄寫。字裏行間。有不勝病苦者。嗚呼。不料此稿爲吾妹之絕筆也。其臨歿之前一日。尙手執說界。騙遣病魔。惟恐父母驚其病之沉重。藉掩家人之耳目。目光時已鈍澀。旋讀旋置。其苦可想矣。實君以十七年手足相依之情。無法彰揚亡妹。茲懇先生於說界之空白處。小爲表白。則生歿同感。并求「龍山片羽」稿刊載後。將原稿寄還。因其病中遺迹。只此幅也。能否實行。尙求酌量爲之。冒昧陳懇。不盡欲言。鄉後學徐實君頓首拜。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目錄 □

□ 圖畫 □

本雜誌撰述人呂伯攸先生小影

八歲女書家鄧梅孫所書屏(其一)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畫皮.....芳洲女士

暑夜雨後(補白).....徐實君

一個副會計員的日記.....唐小圃譯同
白澍田

小詩(補白).....魏鳳岡

隣家的喪筵……………張碧梧

毛詩謎(補白)……………選衆妙集

訟師國(今鏡花緣之十四)……………胡寄塵

文壇秘錄(十九)……………編者輯

山樓上(散文)……………張慧劍

伯攸自述……………呂伯攸

詩一首(補白)……………蘇兆驥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嘔泛酸水無異吐血

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兩者並治

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具有療治斯症之功能可由沈君文達之所述以證明沈君為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茂興洋行總賬房其來書云鄙人弱冠求學時代因操勞過度即患吐血咳嗽頭暈之症約有一年曾延各醫服用各種魚肝油及補血各劑總歸無效因循日久於是年春敝友勸服貴醫生之紅色補丸乃隨購六瓶如法照服之後舊病若失感佩殊深似此奇丸誠補丸之聖品有起死回生之神效也劉伯棠先生之證據劉君為山東濟南大民主報總



百骸全使之均能循序工作按部就班至於十分完對於血薄氣衰腦筋衰殘年少斲傷胃不消化筋係刺痛山嵐瘴癘等症均可療治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天下馳名之靈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章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本雜誌撰述人呂伯攸先生小影
(參看本期伯攸自述)

八歲女書家鄧梅孫所書屏(其一)

當和遊苑詩批去孔門稱括宋室聞賢
翰墨去捷莫之與先歷滁沂豪三州刺
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
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与兄以
黄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
擅名天授元季糊名考判入高等以親



畫皮

芳洲女士

暑假後由南京搬回上海來，姊姊對我說雲嬋子現在上海，昨天到這裏來替雲官找事，你想這事怎樣好辦？雲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肚子裏又沒有一滴墨水。而且大癩頭，就想法子薦了去，也是不能長久的。

『去年雲叔叔在京，不是很闊的麼！』我說——怎麼現在竟要雲嬋子替他找事了？那些朋友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唉！說起來也好笑，雲官——姊姊是始終不屑叫他一聲雲叔叔的——去年在京裏娶着一個姨太太，每天坐了汽車，到各處兜圈子。姨太太上市場買東西，一買就是三四百，聽說賞起用人來

一出手也是一百元。其生活之窮奢極慾，真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雲嬋子去年夏天在家裏窮得熬不住了，只好帶着兩個兒子上京找丈夫……

「是的，去年夏天在上海過。我還送他上船的，」我搶着說，——但結果怎樣，我不知道。她是抱了奢望去的，想總刮了幾文回來。」

結果？結果見了丈夫，丈夫對她下了一跪，痛哭了一場，說在京裏正在混不過去的時候，那有錢拿得出來？他的種種奢華生活，都是同鄉造出來的空氣，叫她別要相信。你想雲嬋子本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見丈夫如此，心早軟了。也就沒有話說了。住了一個月，雲官雖沒有錢給她，待她總還客客氣氣的，不過晚間總不很回家睡，說是陪朋友打牌，這是官場一種應酬，全靠這個喫飯的。雲嬋子自然也就不敢異議了。其實他聽見雲嬋子要來，早在附近胡同租了一間小房子，預備她來住。原來的大公館還是姨太太佔據着。雲嬋子初到北京，人地生疏，自然不知道。

到了天氣略為涼爽的時候，雲官推說京寓費用繁浩，不如鄉下省儉，拿出五十塊錢，（說是向朋友借來的，因為部裏半年不發薪，他沒有錢。）勸雲嬋子回鄉，雲嬋子那能不體諒他丈夫呢？便又

帶了兩個兒子回家做苦工度日了。

「但是現在雲叔爲什麼回到上海而且雲嬪子又從鄉下趕出來了，姨太太呢？那裏去了？」我問。

「不錯，姊姊說——我正要對你說這些故事。你知道雲官去年冬底就丟了差使。他和姨太太一個月就得用千把塊錢，兩個人抽起大煙來，每天聽說也要六七塊。這樣花費，就是金山銀山也要空了的，何況他們並沒有底子，喫用一兩個月，早就債台高築了。後來連債都借不到了，就靠當當過日子，但是姨太太的首飾衣服雖多，她是不肯拿出來的。雲官平日刮到的錢，都已貢獻粧台之下，自己東西有限，喫了幾天早又告罄了。向姨太太通融，她就冷嘲熱諷的，說世間只有男子養妻子，沒有聽見倒要妻子養的，虧你是個鬚眉男子，說出這種話來，羞也不羞？那雲官也是個不爭氣的東西，既然涎着臉討不成，威逼着要又不敢，只好給她一個偷。那天趁姨太太出去打牌，偷開了箱子，拿了一件狐皮旗袍去當了，那姨太太回來發現了這事，怎樣妹妹，你猜猜看？」

「無非哭鬧一場罷了。」我說。

那姨太太的利害，你真想不到呢，她當晚便喊了許多朋友來，男的也有，女的也有。男的都是她從前在八大胡同的老相好，也是雲官的同事。女的都是從前的花姊妹，現在都是闊人的妾。

她當着雲官和那些朋友把偷旗袍的事宣布了。說不能永遠跟着個做賊的丈夫，要告官離婚。還要雲官三萬塊錢的贍養費。

大家做好好勸解了一回，算沒有實行起訴，但離婚是離了。姨太太於次日便帶了十幾隻箱子，回到老巢裏去了，聽說重張豔幟之後，名氣還是很紅的。

雲官在京裏又混了一個多月。實在混不下去了，便回到上海來，住在一個本家家裏。他的本家在上海開了一爿小飯館，家裏小孩子很多，那裏還養得起這位一天要抽三四塊錢的雲老太爺。

雲官住了幾天，受不住冷言冷語，只好搬出來了。——他是怎樣一個涎臉的人，如果不是十分住不下，他是決不肯搬出的。

搬出來後住在一個亭子間裏，這樣大熱的天，身上還穿着一件破夾袍，鴉片煙早抽不起了，只打點嗎啡針，混過癮去就是。半個月前害了一場傷寒病，險些兒死了。只得寫信回家請妻子將房子

賣了，帶錢出來服侍他。

你想房子在鄉下那裏這樣容易出脫？但是雲嬌子愛夫情切，想來想去，倒也讓他想出一個好法兒。

「什麼好法兒？」我急急的問。

賣兒子！姊姊冷笑一聲。——鄉裏四麻子五十歲了。還沒有兒子，不是想買一個嗎？他看見雲嬌子的阿連生得方臉大耳，又白又胖，早就想要了。但雲嬌子愛那大兒子就像心肝一般。況且他家祖父也做過幾任縣官，那連兒就算是孫少爺。孫少爺賣給人家做兒子，不是很丟臉的事麼？

但是丈夫在上海病得要死，兒子無論怎樣寶貴。到底是他養的。何況雲官來信催她快賣呢。於是雲嬌子哭了三天三夜到底收了四麻子一百塊雪花花的洋錢，將阿連過繼在他房裏了。」

「那四麻子是個著名的鴉片鬼，每天下午五六點鐘起身，早晨八點鐘上牀睡覺。我們的白晝他當作黑夜。我們的黑夜，他當作白晝。而且又愛賭博，田產都吸光賭光了。還要買兒子嗎？我想阿連過繼到這種人家去，將來的結果必然很悲慘的。」我說。

那又何必管他？自己的親老子是個煙鬼，過繼的乾老子也是個煙鬼，有什麼分別？總之阿連投胎時投到雲官家裏，就是他閉着眼來的。」姊姊嘆惋似的說。

我無言了。在幽澹的綠色綢幕的燈光之下，我追想雲叔叔從前家裏的事。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我的父親避亂住在上海，同時宗族中的人住在上海的也很多。那時候雲叔叔的父親，號爲香樹老人的，時常到我家裏和我父親下棋。其實他雖自號老人，卻不是真老，只五十多歲的光景，身子有點僵僵，臉色常是慘白的。說話聲音帶點啞，似乎中氣不足的樣子，父親常常苦勸他請個好醫生看看，並介紹過御醫陳蓮舫給他。那時陳蓮舫在上海是頂出風頭的醫生。

但是香樹老人總是搖搖頭說，「在這個年頭兒，有飯喫便是運氣了，還請得起醫生麼？」

父親背地裏常對我哥哥們說，「香樹叔的病，怕是肺癆，而且恐怕已經到了第二三期的光景，自己做了三四任知縣，積蓄了四五萬的家財，連請個醫生都捨不得。難道錢真比命還重麼？他說留幾個錢，給兒孫們喫飯。但「兒孫自有兒孫福」那裏管得許多？何況我看雲官那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連封家信，都寫不大通順，又愛穿，愛擺闊少爺的脾氣，瞞着老子，什麼事不幹這份家財傳到他

手裏怕也守不住呢！

那時雲叔叔常常到我家裏來玩。梳着亮晶晶的西式頭，足下皮鞋的光，同頭髮的光，上下相映，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喇叭雪茄煙，望去果然是個翩翩年少。到我家裏所談的不是新世界，就是大舞臺，那時老子管得兇，還不敢嫖賭。再他那時同雲嬪也很親愛。所以也還不致有他戀的事情發生。

香樹叔祖病了一年就死了。雲叔叔就像匹脫了羈的馬一般，天空海闊，隨意奔馳。喫穿嫖賭，樣樣都來。不及四五年家產看看花完了。雲嬪子天天垂涕泣而道，他只當做耳邊風。

故鄉還有一百多畝田，一座祖遺老屋，雲嬪子只得帶了兩個兒子回家住。到也不愁穿食。但雲叔在外邊到處流浪；由上海浪到湖北，由湖北浪到北京，說是運動做官。兩年前跑回家鄉一趟，將田都賣了。帶了三千塊錢進京去，果然謀了一個肥缺，這就是他過去的歷史。

「你到過雲嬪子現在的家麼？」我問姊姊。

「這還算個家嗎？不如喊牠爲豬窩狗窩的對。雲官原住在亭子間裏，現在更住不起了，租了人家後天井裏一間板房，止有一張牀這樣大小，燒飯洗衣都在露天底下，他們夫婦的生活簡直一個

東洋車夫都不如。

「雲嬌子出來的時候，不是還帶了一百元的賣兒錢麼？」

「是呵，雲官沒有錢吸煙的時候，就打嗎啡針，或者吞丸藥，有了錢的時候，他又吸煙了。據說沒有煙喫就要死，有時候雲嬌子想起賣兒子的傷心，哭哭啼啼的要求丈夫戒煙，雲官也答允她不再吸了。只是不吸煙就發病，發起來渾身都變成青的，躺在牀上一絲半氣，那樣兒實在怕人。雲嬌子又恐怕他真的死了，煙筒就不知不覺的送進他的嘴裏去了。一百塊錢帶到上海來，還沒有兩個月早用得精光。」

現在雲嬌子東家借一塊，西家借幾角，替丈夫買丸藥抵癮。說也奇怪，現在妻子真的沒錢，雲官的病也不很發了，就發時，皮膚也不會變成青的。

雲嬌子還癡心想替丈夫找事呢，成日價奔走託人，前天走到開飯館子的本家家裏，纔開口，被人很利害的搶白了一場，結果是含了眼淚回去。昨日到劉家借了兩塊錢，聽說也受了不少的悶氣。可憐傲骨响嶙的雲嬌子，竟弄到這樣兒！」

姊姊說到這裏略爲停頓。我忽然想到小時看聊齋那個很有趣的畫皮故事。

一個書生在路上碰見一個美人，帶回家和她同住。經道士指點；說那個美人是個妖怪，書生起先不肯相信，後來無意中果然發見了美人的祕密。原來是極醜惡的鬼。靠著一張美麗的皮迷人的。鬼將書生的心肝攫去喫了。書生的妻子，哭着求道士救。道士教她到大街上找一個穢惡不堪的叫花子，她依著道士的話去做，受了那叫化子許多侮辱。還教她吞食他的長垂一尺的涕唾。結果她的丈夫算是救活了。

在金迷紙醉的場中，我看見無量數的丈夫在那裏和穿着美麗人皮惡鬼跳舞擁抱，接吻……在破屋茅檐之下，我看見無量數的妻子，含羞忍辱的向穢惡不堪的叫化子膜拜，吞食他的涕唾，想救他沒有心肝的丈夫。

暑夜雨後

在個悶熱的暑夜，

一陣疾風暴雨過後，

捲簾一望——

呀！烏雲散了；

只剩下葉梢上的殘滴，

螢光千點的在月下閃爍着；

習習的涼風，送來陣陣茉莉花香，

疑惑着這是早秋天氣。

年七十國民

曆日記日

兒童生活曆

經售
新時代日曆

小學用全六套
定價每套六角
每套十二册
新聞紙每組定價一角六分
道林紙每組定價二角五分

學校日記.....一册 六角

國民日記.....一册 六角

袖珍日記.....一册 六角
甲種 三角
乙種 二角
另贈鉛筆加五分

袖珍英文日記.....一册 四角

自由日記.....一册 四角
甲種 八角
乙種 四角

月月日記.....一册 四分

袖珍旅行日記.....一角六分
附民國交通地圖

懷中記事冊.....一角五分
乙種

案頭日曆.....一角五分
一組

日曆.....一角八分
大號 一角
小號 八分

商務印書館發售

亞非利加棕樹



菓油之皂

棕欖香皂中不雜獸脂純為此三樹之菓油煉製而成所以皂色青黃出於天然而此三種菓油乃養膚增美之妙品用之舒適無比皮膚格外艷麗

購時認明棕欖香皂包紙上之黑帶以防假冒為幸

棕欖樹



椰子棕樹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第十號
棕欖公司





一個副會計員的日記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 同譯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我們那位年已六旬的老會計員哥羅特金，因為他正在咳嗽的時候，嗑了攪和葡萄酒的牛乳，所以害起白傷寒來，病勢很重。醫生們給他診察以後，莫不根據自己的經驗，斷定他明天就要死了。啊哈！這麼一來，我可要作會計員了！我垂涎他這個地位，已非一日了。

秘書克列臬甫，到法院候審去了。因為有一個人，罵他為「腐敗官僚」，他一怒，就把這個人打傷，所以這個人，把他控告下來。大約這個案子，就要宣告判決了。

我因為患胃炎，服了一劑湯藥。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八月，三日。

會計員哥羅特金，又患起胸疼病來了。他除了胸疼之外，還不住的咳嗽，可是他依舊嗑那攪和葡萄酒的牛乳，大約他是快死了。倘若他一死，他的那個遺缺，豈不是當然歸我遞補嗎？這是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不過因為我患胃炎，使我對於補缺的希望，淡了許多。其實胃炎這種病，未必十分要緊，患這種病的很多，不見得人人都會喪命啊！

祕書克列臬甫，搶了亞爾彌亞人一張鈔票，給他撕碎了；這麼一來，據我想，一定要打起官司來。昨天老太婆古里耶夫娜，同我談話，她說我患的不像胃炎，卻像尚未成形的痔疾。我想她說的話，或者是不錯的。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據報紙上說，現在亞拉比亞地方，霍亂盛行，傳染甚速。我想這種傳染病，或者能傳到我們俄國來，也未可定。如果真能傳到俄國，不定能出多少官缺呢！哥羅特金那個老頭子一死，我便可以升他

那會計員的位置。唉！人何必活這麼大的年紀呢？據我想，像這種老而不死的人，生在世間！真是可恥啊！

胃炎症，服甚麼藥相宜呢？我姑且喫一點黑菊子罷！

一千八百七十年，一月，二日。

昨天哥羅特金的家中，犬吠的很奇怪，整整的吠了一夜。據廚娘拋拉各啞說，這一定是不祥之兆。我相信她說的不錯，所以我和她談了許久，直談到夜間兩點鐘纔睡。我和她談的，是我作了會計員之後，不但我要買一件浣熊裘和汗衫，並且還要娶一位太太。娶太太，當然是不能娶處女了，因為我的年紀，已經不成了；就娶個寡婦罷。

昨天克列臬甫，被會裏給開除了。開除的原因，是由於他高聲朗誦的述說了一件淫褻不堪的故事；而且他對於商務委員帕牛霍夫的愛國熱誠，大加嘲笑；偏巧被帕牛霍夫聞知，可就把他告下來了。

我想訪柏德肯醫生去，請他給我診治診治胃炎病；因為我聽說他的醫術，非常的高明……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六月四日。

據報紙說，現在維德廉喀發生了瘟疫，死的人實在不少；因此哥羅特金，現在正嗑胡椒酒呢！其實緣他那樣年高的老翁，縱然嗑了胡椒酒，也未必能防止瘟疫。如果瘟疫一來，他一死，我豈不就是將來的會計員了嗎？這是有把握的！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六月四日。

哥羅特金，居然奄奄待斃了。我到他的家中，含着眼淚，懇求他宥恕我的罪，就是急切盼他速死之罪；他居然流着眼淚，宥恕我了。他不但宥恕我，並且還忠告我，胃炎症，應當嗑些健胃的咖啡呢！

克列臬甫，又幾乎被人告下來。他從一個猶太人的手裏，賃來一架大洋琴，竟把牠典當了。不要看他作這樣的事，他還是國家的八等官呢！唉！世界之上，真是無奇不有啊！

生薑二錢，良薑一錢五分，高燒酒一錢，七兄弟的血五錢，——統統混合起來，盛於方形酒瓶之內，每次空腹服一杯。

同上年六月七日。

哥羅特金，昨天已經葬埋了。唉！他雖然死了，我卻一點利益也沒得到，可是我每天夜裏，總是夢見他，身穿白色外套，向着我招手。唉！我這苦命的人，哪！實在是倒霉！實在是倒霉！原來繼任的會計員不是我，是察里果夫！取得這會計員地位的，不是我這樣的老人，是個少年人，將軍夫人，是他的姑母，他就仗着這個勢力，唉！唉！我一向的希望，到此時全成了泡影啦！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十日。

察里果夫的老婆逃跑了，這傻小子，現在正發愁呢！也許愁出病來，一命嗚呼！他若是死了，這會計員的地位，豈不仍是我的嗎？哦呀！這件事，已成了問題了，不可忽視啊！由此看來，我還有一線的希望，並未完全斷絕。我活着罷，或者不久就要穿浣熊裘了；至於娶妻一節，我當然也不反對，既有機會到來，爲甚麼不娶呢？不過這一節，關係非常重大，斷乎不可草率，也要同人仔細討論討論哪！

克列臬甫，又把三等文官李你曼司的套靴給替換去了，這是何等的醜事！

關人巴伊喜他，對我說胃炎症，應當服些砒霜；我姑且嘗一點試試罷！

(完)

小詩二首

六

(魏風江)

(一)

白雲飛近閃耀着的星兒們身邊，
很慈祥的對她們說道：
「你們也應該息了，
就睡在我的白袍上吧！」

(二)

是夏夜，沈默平靜的河面上，
倒映着天空中閃耀的星光。
河岸上的螢火蟲，
錯認了是牠們的伴兒，
一個個撲向水裏去！

十六、五、于重興橋畔。



隣家的喪筵

張碧梧

時令剛入初夏，氣候已漸漸燦熱。今天是星期日，我因為有事，趁着清晨涼爽些，老早的便從家裏趕出去。在走出衙堂口時，我瞧見兩旁豎立着一對白地藍字的高腳燈，心想不知道這衙堂裏又是那一家居戶死了人；我因此引起了無謂的悲哀的人生觀，覺得人生的歷程中，雖是千奇百怪，變化不測，人生的結果，卻真個太形單調，終於都是個「死」。

我預算出外兩個小時，定可回家來了，我妻特地親手調製我最喜吃的米粉蒸肉，等待我回來進中餐。但是我遲到下午四點鐘，方纔回到家裏，我對於我妻自是很覺抱歉，忙把所以遲延的原故告訴給她，求她的諒解，她卻毫不責怪我，祇付以輕倩的一笑。接着，我們倆便作無目的的閒談。

在我們倆的談話中，我忽憶起衙堂口的那一對死了人的

標識，便問我妻可知道是誰家死了人。我妻毫不思索，彷彿她知道得很清楚的，回答我說：「就是第六十三號門牌那沈家的沈老太呀！今天是她五七的日期。」

「沈老太……六十三號沈家的沈老太……」我追憶着隨口的這概念。

「你忘了嗎？你的記憶力太薄弱了……」我妻微笑的望着我說。

「哦！我記起了！想必正是那個身穿破舊衣服，鼻梁銅框眼鏡，枯槁的面皮上佈滿着重疊深陷的皺紋，兩隻豬爪般的小腳走路搖擺無定的沈老太罷！是的，往常每天傍晚，我從公司裏散職歸家時，常常瞧見她獨自坐在衙堂口的一張矮櫈上；有時，她那隻枯乾得失掉常狀的右手裏，還握着一根和她的年紀彷彿

的旱煙管，送到她的嘴巴裏，和魚喋水似的連連吸着。「我有意說得詳盡些，表示我的記憶力何嘗薄弱。」

「是的，是的，虧你記得這樣詳細，更虧你在這幾句話裏裝上這許多形容字。」我妻分明已明瞭了我的用意，便也故意的拿這話來打趣我。她又說：「本來這事你不應該就忘卻的，上月底，沈老太出殯時，你不是曾大發議論，批評她家過分鋪張嗎？」

我們倆的談話，已引起了我妻的侍婢——阿蘭的興趣；她立刻停止縫衣工作，忙忙的望着我妻說：「沈老太出殯，真是熱鬧極了！那時，我一壁瞧着，一壁記數；軍樂隊共有五班，繡花的彩傘共有十六柄，……執對和祭幛也不知共有多少，送殯的人足有一百四五十；最有趣的，要算那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八仙的偶像，再有那十多個穿着戲裝，騎在馬上的馬執事，和戲台上「繡公雞」當中的將官一樣，真是多麼好看。」她說時，滿露着款動，熱烈的神情，好似她的眼前又瞧見那種種了。

「到不是嗎？那樣熱鬧，鬧綽的出喪，是難得瞧見的，這便是有兒子的好處了。沈老太倘沒有一個兒子，怕不是冷清清的把

一口棺材擡出去，就算完事，所以她那天出喪，路旁瞧看的人，雖不說沈老太的福氣好，纔養了這樣一個好兒子，死後有這樣的風光。」我妻很感慨的說。

我不得很很的望了我妻一眼，我的心弦被她這幾句話重重的震動了。她總算是個比較有智識的婦人，又是明瞭沈老太的家庭狀況的，尙且會發生如此的感想，那班智識在她之下，一些不知道沈家的情形的人，所發生的感想的錯誤，荒謬，更可想而知。於是，我不能不深感今世的一般人都是患了健忘病，祇記得眼前的事實，時期的距離稍遠些的，便全部的忘卻，連一些印象也不復遺留在腦中；我又想到古人曾說過「百善不掩一惡」，如今卻應該改成「一善足掩百惡」，而遺所謂「一善」也無須用嚴刻的眼光去列別，祇須在俗世的人的意念中，以為這是「善」的，便足以掩蓋過那「百惡」啊。我真不明白古今的人心怎麼相差得這樣遠？

我委實不願意再和我妻談論沈老太的事了，便靜默的坐着；但暗暗的向我記憶的深處，搜索關於上次沈家母子大起衝

突的遺跡。那種種的經過情形，立時一一顯露在我眼前的虛幻的白幕上，我和懸影戲似的，緩緩的瞧着。

「沈老太的獨生子——家慶，如今已將近三十歲了。在距今四五年前，他把家中全部的財產——動產和不動產，一齊從他母親手裏取了過來。他既是富家的子弟，當然是有執袴習氣的，把金錢看得毫無價值，在外面任意的浪用，獨對於他的母親卻異常的苛刻，連一個小錢也不肯花起。初他，原按月給他母親十元，當做她的零用，可是不到半年，不知他根據何種理由，輕輕的把這慣例取消掉。他母親要用一個錢，都得伸手向他來討，他竟利用着金錢的勢力，壓迫欺凌他母親，他母親不但沒有錢用，連一件新衣服也不得再穿上身了；於是他便成了家庭中的金錢的冤玉，他母親恰是一個金錢勢力下的屈服者。他母親在這種艱窘枯澀的生活中，當然感不到絲毫的兒孫繞膝承歡的樂趣，在衙堂口獨坐着閒眺，諒必是要稍為排遣她的苦悶的情緒罷。約摸在三個月前的一天下午，他們母子倆因着金錢關係，大起衝突；沈老太胸中積壓的恨氣本早已充實，至此再也不能仍

像往常那樣的忍耐住，便發狂似的舉起她視作獨一良伴的旱煙管，要打她兒子，可是家慶豈肯忍受，狂悖得也和瘋人一般，伸手奪取這特殊的武器，並不知怎樣一來，沈老太的額頭上竟被家慶打破了一塊皮，鮮紅的血往外直冒，她自然嚎啕大哭，罵他是逆子，要驅逐他出去，家慶卻說是他母親自己有意碰破了額皮，好加上他不孝的罪名，沈家便鬧得翻天覆地，連這條衙堂裏也聯帶的顯出緊張的狀況。沈家的親戚隨即曉得了這回事，都趕來替他們母子倆調停，沈老太的兄弟更是當中的主要分子，他首先主張要判明這回事的真相，必須先向鄰右們調查他們倆平日的情形；承蒙他的不棄，說我是在社會上辦事的人，便把我請去供給他的諮詢。可笑我真是一個傻子啊！我當即把我所知道的沈老太平日困苦的情形，以及家慶怎樣薄待他母親，很率直的說出。沈老太的兄弟卻連連瞪了我幾眼，不容我說完，就截住了我的話頭說：「天下事是不能過於認真的，尤其是家庭間的事，而况又是母子之間，何事不可商量，犯不着太認真了而傷了情感。」他又說：「家慶本是個老實人，不會迎合老母的意

恩去孝順，果然有的，若說他竟敢忤逆老母，打破了老母的額頭，卻也未免言之過甚。」其餘的親戚們都附和着作同樣的論調，語氣之間，分明都是袒護着家慶，無形中不肯承認沈老太的頭破血出，竟是她詭詐兒子的一種做作。我畢竟是個外人，不便多發言，心中卻很奇怪這許多親戚們何以都偏袒家慶，竟沒一人說一句公平話的呢？他們調停的結果，是叫家慶向他母親磕了一個頭，這一齣來勢很嚴重的家庭悲劇，便這樣輕輕的結束了。事後，我纔曉得沈老太的兄弟原是一個貧窮的癡君子，日常的烟資都是仰給於這個外甥，家慶倘斷絕了他的接濟，足以置他於死地；其餘那些親戚們也多半是受家慶的資助，或是執業在他家開設的商店裏，他們生活的有無，全繫乎家慶的喜怒，所以他們都昧着良心，飾詞掩蔽家慶的過失，藉博他的歡心咧。果然，家慶遭了這回事後，一些沒有顧忌，仍和先前同樣的薄待他母親，有時比較先前更甚，這大概是要報復那一拜之仇罷？我於是不得不深嘆尊嚴的母親，終於敵不過富有金錢的兒子……

「琳，你來瞧呀！我妻在我默想時已走進了過街樓，這時

便從那裏喚我。

我懶洋洋的站起身，走到過街樓上，見我妻已站在臨着齊堂裏的一排玻璃窗前，隔着玻璃朝下張望。我走近她的身旁，也往下瞧，見齊堂裏擠着好多人，又和沈老太出殯的那一天一樣的熱鬧。剛在我的窗下，露天安放着一席盛宴，已有十個人團團的圍坐着。

「這些都是沈家的弔客啊。沈家本在門前的齊堂裏，搭起一段簾篷，可是弔客太多，簾篷下面仍不敷張筵的地位，便擠到這窗下來了。」我妻隨口的說着。

我默察這班弔客們人人都是眉飛色舞，趾高氣揚，一杯一杯的黃酒，接連着往嘴裏倒；內中再有幾人，特地拿了茶杯當做臨時的酒鐘，開懷暢飲。他們飲到高興時，再一壁高談闊論，一壁直着嗓子，放聲大笑，總算還有些強制的工夫，不曾狂喊着猜拳，或是哼起「一馬離了西涼界……」的京調。他們這樣的興高采烈，自然早忘卻了他們的來意，——弔奠死者——把這一席喪宴認做是喜筵或壽筵了。我真不明白這許多弔客當中，未

必沒有一人是和死者——沈老太有密切關係的，怎麼竟沒有一人稍露悲傷的神情，哀悼死者呢？哦！我明白了！死者不過是一個無錢無勢的老太婆，活着是個累贅，家慶原絕對的不懼怕她，然而總覺有些礙手礙腳，如今幸而死了，是多麼乾淨，家慶從此越發可以放肆，毫無忌憚；他們平日日本祇知道趨附家慶，如今自然不暇爲死者悲傷，祇替家慶欣悅，無怪乎把喪筵簡直視同喜筵咧。

在我窗下的這一席喪筵上，再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便是座中有一個胖客的懷中抱着一頭黃白雜色的哈叭狗。這狗真個馴服，伏在牠主人的懷中，一動不動，祇把兩隻耳朵，一隻尾巴，連連的掀動，搖擺着，彷彿也很贊許菜香酒冽似的。每一道菜送到檯面上，牠主人必得首先取一些，遞給牠吃，牠吃得得意了，便汪汪的叫喊幾聲，居然和座中諸客的談笑聲音和着。

我瞧着，瞧着，不禁撩起了心頭繁複的感想，不願意再瞧這種「世態炎涼」「人心澆薄」……醜態畢露的縮景，剛要轉身走開去，忽有一個中年的丐婦和她手裏攙着的一個四五歲的

男孩呈露在我的眼前。我也不知爲着甚麼，便站定了再瞧。她和他——自然是母子；——很畏怯的站在这席喪筵近邊的一個壁角旁，她把兩道哀懇，熱望的眼光，替換着射在座中的諸客和盆中的殘肴，她右手裏拿着一隻破碗，稍稍地伸出在她的面前，緩緩的上下搖幌，表示出討乞些殘羹剩汁來充饑。這小乞丐嗅着這一陣陣的菜香，酒香，再瞧到那旁一張方棹上放着的一籮白米飯，自然更是饑涎欲滴，祇瞧他連續的吮着嘴唇，便可料到他胸中的饑火正在烈焰飛騰着。

然而座中的諸客都正把精神貫注在酒，菜上，誰肯理睬這個丐婦的母子，他們寧願伸手撫着那頭哈叭狗，不願瞧這丐婦的母子一眼，他們寧願聽那哈叭狗的狂吠，不願聽這丐婦的母子的懇求，那哈叭狗的嘴裏，接連的嚼着諸客爭敬的佳肴，這丐婦的破碗中終於是空無所有。

最勢利的狗眼，瞧見了這個衣衫破裂的丐婦，立刻連聲大吠，諸客的眼光，這纔也朝她略轉了一轉。她受着饑餓的驅迫，竟不怕那哈叭狗趕來咬她，更不願諸客的呵斥，急忙趁這機會，大

騰前進了兩步，並提高聲音說明她的希求。可是諸客的眼光早又收轉回來，不會受着絲毫的感觸。

這真是這個丐婦的絕大幸運啊！有一個用客竟把他吃剩的半碗飯伸手遞給她，她喜極了，忙伸出一隻戰兢兢的枯手，把這半碗飯倒在她的破碗裏，剛要退下，又一用客也把他面前的兩碗飯一齊倒給她，這破碗裏居然滿滿的一碗了。她隨即仍退到壁角旁，蹲下身子，從竹籃裏取出一雙竹筷；可是她並不吃，慌忙一手捧碗，送到她兒子的嘴邊，一手拿筷，喂給他吃。他餓極了，飯到了嘴裏，連嚼也來不及，立刻吞了下去；一轉眼的工夫，他把這一碗飯吃得乾乾淨淨，他挺了挺身體，用手摸了摸肚皮，表示他已吃得很飽了。這丐婦的枯槁的臉上立時露出很愉快的微笑，她分明已忘卻她的饑腸仍在雷鳴着，她祇把落在地上和遺留在破碗裏的十幾顆米粒，很精細的拾起，送到嘴裏，她大概以為也飽餐了一頓罷！（完）

毛詩謎（選衆妙集）

紅繡鞋兒雙鳳頭

赤鳥幾歲

昱

上下其音

寓貶於褒

抑若揚兮

童謠

小子有造

首夏猶清和

如三月兮

武鄉祠

祀事孔明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講義完善
改卷精當
學費低廉



本社創辦已十餘年歷來成績昭著來學者多能於最短時間中收美滿的效果所以本社是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文學信札翻譯等九門爲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撰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音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以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英文編輯離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一切以算學爲基礎之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業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適合國情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書者到成功的一條捷徑
本社現設五科均可隨時報名加入分印簡章承索即贈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民生問題

救貧叢談 一冊 二角五分

楊山水譯 本書爲日本有名經濟學家河上肆所著，對於貧富懸隔問題，加以深切之研究。內容分三部，首述歐美各國窮人之狀況，次論今日社會所以多窮人之原因，最後乃詳陳救貧之法，說理透晰，譯筆亦暢達可喜。

失業
人及平民救濟政策

百科小叢書之一 一冊 二角
馬君武著 是書共分四篇：第一篇失業人救濟政策，第二篇工作介紹制度，第三篇工人保險制度，第四篇貧民救濟政策。失業人及平民救濟爲重要之社會問題，馬博士此書敘述精詳，爲研究社會學者所必讀。

新智識叢書

衣食住

沈德鴻編譯
三冊 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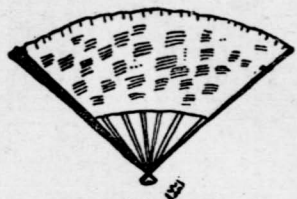
書爲美國大文學家卡本圖 (Carleton) 遊歷世界考查所得，而作。以遊記體裁，說明世界各處關於衣食住之異同優劣，及衣食住三項之來源，製造方法，衣食住之進化及其應注意之點，極詳確而饒有興趣。插圖二百三十餘幅，尤足供參考而資借鏡。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

吳稚暉著 一冊 定價二角
吳先生的道德文章，久爲社會所信仰。這篇文字是先生本其救濟平民的熱心，聚精會神的寫出來，關於原理上方法上都能澈底的剖析明白。吳先生自己亦承認此書爲其平生最經意的作品，前載東方雜誌特刊號，茲特單本印行，以期普及。

農荒豫防策 (東方文庫)

于樹德編 一冊 定價一角



訟師國

(今鏡花緣之十四)

胡寄塵

多九公等離了長眠國，又走了幾天海程，到了一處停泊。只見岸上的街市，也和長眠國一般的熱鬧。旅館接客的人，也和長眠國一般，走上船來接客，手裏拿着帖子。

多九公道：「我們要上岸去玩玩嗎？就住他家旅館罷！」唐敖道：「不要一住就是半年！」

這時林之洋已看見他帖子上寫的甲乙旅館，隨口說道：「這個旅館的名字倒很特別。」林之洋才說了這一句話，立刻就引起了接客人無窮的話，滔滔汨汨的，說個不斷。「我們的旅館，是這裏的第一家旅館。一切的設備，都完美。廚役，理髮師，訟師，都僱在館裏，聽候旅客轉僱……先生！我們的

設備，都很完美。……訟師更多，都是著名的人物。……先生！你們住我家旅館，包管你不吃虧。……」這些話，大概是旅館裏接客人的常態，不足爲奇。最奇怪的，就是那接客的人，連說訟師，訟師。弄得林之洋莫名其妙。

多九公本想要接他的帖子，只因聽見他向林之洋說的這番話，也有些疑惑起來。心裏想：莫要上了他的當罷！

於是就不理他。接客的人，還是繼續說道：「你們就不住我家旅館，訟師總是要請的。不請訟師做顧問。你們上岸去，是一步也不能行的。碼頭上有現成的訟師，我替你們介紹一位罷！」

唐敖道：「請一位訟師，隨身做顧問，不知每天要多少薪水？」

接客的人道：「很便宜！很便宜！每天二兩銀子。另外再加介紹費，一次付一兩銀子。」

唐敖道：「這樣不算貴。就託你替我們介紹一位罷！」一面說時，一面拿出一兩銀子，交給接客的人。接客的人收着上岸去，不多一刻，果然領了一位訟師來，介紹給唐敖道：「這位是田訟師。他願意做你們的法律顧問。」接客人這樣說完，就管他去了。

這裏田訟師問唐敖道：「你們一共是三位，還是四位？」唐敖指着多九公、林之洋道：「我們三人上岸。」又指着李二道：「他不上岸。」

田訟師道：「就是三位上岸，訟師費也要照三位算。」唐敖道：「我們不是包定了二兩銀子一天嗎？爲甚麼又要照人數算？」

田訟師帶着輕視的神氣說道：「難道出了二兩銀子，請了我，就是百個人打官司，也要我包辦嗎？」

唐敖覺他這話說得也有理，只好問他道：「就照你的意思算計，三個人要多少費？」田訟師道：「這筆賬很容易算。一人每天二兩，三人每天不是六兩嗎？」

多九公在旁插言道：「這樣未免太貴了。」唐敖却覺得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好依他的要求。乃向田訟師道：「就照你說罷！每天給你六兩銀子。只要官司包贏也就罷了。」

於是就留李二在船上守船，多九公等三人和田訟師一齊上了岸。田訟師突然問唐敖道：「唐先生！我們往那裏去？」

這裏田訟師問唐敖道：「你們一共是三位，還是四位？」唐敖指着多九公、林之洋道：「我們三人上岸。」又指着李二道：「他不上岸。」

田訟師道：「就是三位上岸，訟師費也要照三位算。」唐敖道：「我們不是包定了二兩銀子一天嗎？爲甚麼又要照人數算？」

田訟師帶着輕視的神氣說道：「難道出了二兩銀子，請了我，就是百個人打官司，也要我包辦嗎？」

唐敖覺他這話說得也有理，只好問他道：「就照你的意思算計，三個人要多少費？」田訟師道：「這筆賬很容易算。一人每天二兩，三人每天不是六兩嗎？」

多九公在旁插言道：「這樣，未免太貴了。」唐敖却覺得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好依他的要求。乃向田訟師道：「就照你說罷！每天給你六兩銀子。只要官司包贏也就罷了。」

於是就留李二在船上守船，多九公等三人和田訟師，一齊上了岸。田訟師突然問唐敖道：「唐先生我們往那裏去？」

唐敖等本無一定目的，被他突然一問，到答應不出。隨口說道：「田訟師！我們就跟着你罷。」

田訟師微笑道：「先生！你是說笑話嗎？你們是主人，我是你們聘用的人，怎好說你們跟着我走呢？應該是跟着你們走。」

這位田訟師，壞極了。他一聽見唐敖這樣說，他知道他們三人是不認識路的。他這樣的回答了唐敖，就停住了腳，立在路上不動。唐敖等三人，自然而然的，也跟着他立定了腳。

林之洋覺着這樣的不進不退，立在路上，不成個事。他四面望了一望，只見東南方，遠遠的有許多房屋，大概是熱鬧的街市。他就指着說道：「多九公！我們先望那邊去罷！我要望街上去買些東西。」說着就走。多九公和唐敖，也跟他走。田訟師，不消說是跟他走了。

走了不多一回，到了那邊，果然是一條很熱鬧的街道。兩邊的店鋪，真所謂「鱗次櫛比」；而車馬往來，行人不絕。那些店裏的陳列品，也是五光十色，令人兩眼欲迷。

林之洋既然當着田訟師的面，說了要買東西；這回走到街上，不買些東西，覺得有些過不去。他忽然看見一所玩具店裏玻璃櫃內，陳列許多的兒童玩具。林之洋想：何妨走進去看看。他就信步走

進了店，多九公、唐敖和田訟師，也跟着進去。

林之洋先向店裏的夥計，討一隻木雕的獅子看。雕刻得很精。問他的價錢，夥計很和氣的回說：「八十兩銀子。」林之洋嚇得不好意思還價。再問他討一隻泥塑的鹿看。多九公順口說道：「這隻鹿總可以便宜些了。」那夥計道：「價錢並不算貴，四十五兩銀子就行了。」林之洋和多九公都不開口。

却是那夥計，很能耐煩，極和氣的向他們說道：「先生！這兩件東西，都不算貴。實在因爲成本太重，我們沒有甚麼利可圖。你們如愛他，就買了去；如不愛，可要甚麼旁的東西……八音盒嗎？口琴嗎？橡皮兔子嗎……那邊看看，可有甚麼合意的東西？那隻孔雀好不好？」

那夥計這樣的說着，林之洋和多九公都不敢討來看，恐怕開價又是很大。林之洋說道：「對不起！我們今天還有要緊的事，不能多耽擱了。下次再來買罷！」

林之洋這樣的說着，回身就走。那夥計忙道：「先生！且慢……還有發票。」林之洋等聞言，大驚。以爲既未買東西，有甚麼發票。聽他這樣喚，只得回轉身來，接他的發票。

那夥計也已把發票填好，遞給林之洋。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的是：

發奉——談話時間七分鐘。計銀二錢一分。——丙丁公司發票。

多九公一眼看見這幾個字，大嚷道：「甚麼話？時間怎樣可以賣錢？他又何嘗賣給我們？豈有此理！」

那夥計道：「你這老頭兒，不懂事，不要瞎吵！」又回頭向林之洋道：「先生！你們不是和我談了七分鐘的話嗎？」林之洋道：「是的！這是做生意，不過東西沒有買成罷。」

夥計道：「先生！你想想！我們公司裏，拿錢請了我們在這裏，難道是陪你們談話的嗎？一天到晚，街上來往的人，不知多少；他們要走進來，和我們談談，我們既不能拒絕他們。但是一個個要照應到，那非多請幾位夥計不行。這項薪水，若不叫來談話的人出，難道是要公司裏賠嗎？」

唐放插言道：「你這話也有理。但是要買物，必先要談價；談價不妥而不買，是常有的事，何至於要出「談話費」？」

這時，多九公忽然回顧田訟師說道：「現在正用得着田先生了。田先生！你替我們辯護罷！」

趁這空兒，多九公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道：「唉！怪不得那旅館接客人說，不請訟師，便一步不能行！」

田訟師向那公司裏的夥計道：「照法律，你是應該向他們要「談話費」。不過，今天的事，和普通的情形不同。據本訟師意見，全是你自己的錯誤。」

夥計道：「爲甚麼說是我的錯誤？」田訟師道：「現行法律，第二千九百三十一條說：「凡是外國人初到本國。不明白本國習慣，本國人和他交涉，須先把關於該事的法律，大略和他說明。」今你沒有先向他說明，就問他要「談話費」，不怪你怪誰？」

多九公暗暗道：「這話是對的，這話公道。」

夥計還強辯道：「他們並不是外國人，是你故意如此說的。」田訟師道：「這個不能冒充，公益局裏有戶口冊可查。」

夥計又辯道：「我又何會知道他們是外國人？他們不會先向我聲明。這怪不得我。」田訟師道：「外國人先向你聲明嗎？現行法律上沒有這一條。況且他們的服裝，和我們不同，就是外國人的標

記這一點，我想你是無法抵賴了。」

公司裏另一個夥計說道：『老張算了罷！只怪你自己不會把法律讀熟，還要和人家強辯嗎？』那夥計連呼着倒霉，也就管也走開，不作聲了。

這裏田訟師反從皮包裹拿出自來墨水筆，寫了一張通知單，向他要錢。大約說：敝當事人，聲稱：他們本要走了，只因被貴夥計胡纏，以至耽誤正事，計耗費時間二十分鐘。每分鐘應償時間損失費銀五分，共計銀一兩。而當事人共有三人，故須償銀三兩。訟師費，例由訴敗人擔負，計銀二兩。各項統計，銀五兩，應請貴夥計照付。田豪大訟師謹啓。

那夥計接到這張通告單，自知官司打敗了，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只好稱了五兩銀子，交給田訟師，才算把他們送出公司門。

他們走在街上，田訟師對多九公道：『這回我們總算是轉敗爲勝了。』多九公道：『全虧得田訟師。不然，要我們出了二錢一分銀子，是小事，却叫人受氣。』田訟師很得意的說道：『可不是嗎！』林之洋道：『我們無故要了他五兩銀子，心裏終覺不安。』田訟師道：『這有甚麼要緊。這是正

大光明的收入。這是我們訟師國裏常有的事。倘然你們打官司打輸了，一樣要拿錢給他。一個不能少。今天他輸了，拿錢給你們，是再要正當也沒有了。」

唐敖道：「在貴國打官司，不經過審判官，就這樣的判斷，算事嗎？」田訟師道：「大事，經審判官小事，由兩造的訟師，自判曲直。也有不用訟師的。就是當事人自己評判。只要根據法律，一經判定，誰也要服從的。橫豎在我們訟師國，十人中間，就有七八人，深通法律。換一句話說：他們自己就是訟師。像我們專門掛牌子做訟師的，不過程度比他們略高一級半級罷了。」

他們走了一回，遇見一個提籃子賣蜜橘的小孩子。問道：「要買橘子嗎？」多九公望了他一望，却不開口。

唐敖道：「多九公！想買橘子嗎？」多九公道：「是想買。却又不敢買。」唐敖道：「爲甚麼？」多九公笑道：「恐怕才一開口，便又惹起法律問題來。爲着一個橘子打官司，却不合算。」唐敖道：「多九公說笑話了。」

林之洋插言道：「多九公的話，是譏諷我的。但是……多九公！你不要怕打官司，有現成的訟師，

跟着我們走。」

他們一面說，一面走，早離開那賣橘子的孩子好遠了。林之洋回頭望望田訟師。田訟師慢慢的說道：「你們要買橘子嗎？望店裏去買，不要在他手裏買。在他手裏買，不但是犯了法律二百四十一條，還犯了九百五十條。被查出來，要加倍的罰。」

多九公道：「橘子又不是鴉片烟，難道是犯禁的東西嗎？」林之洋道：「怎麼會一件事要犯兩條法？」唐敖也露出驚疑的神氣，說道：「這到要請教田訟師了。」

田訟師帶譏刺，帶講笑話的神氣，說道：「你們諸公，也太沒有法律知識了。連這個也不知道。」唐敖忙道：「我們不是老早聲明過是外國人嗎！」

田訟師忽作厭惡他們的神氣，道：「是啊！這可算我上了那旅館接客人的當，沒有先向他說明，替外國人做法律顧問，是要加倍的薪水……這不算是做法律顧問，簡直是在這裏做法律教授，教你們學習法律了……但是，以前既經承認，無論如何，不能半途要求增加的。因為半途要求增加，就是自己違背了訟師法規的第一百六十九條。」

多九公道：「田訟師！我們不是和你講薪水，是問你向小孩子手裏買橘子，爲甚麼算是犯法？」

田訟師道：「不新鮮的果子，吃了不合衛生，往往還要釀成瘟疫。衛生局就禁止小販賣那陳腐的水果，連帶也禁止買客在他們手裏買。再未滿十歲的小孩作工，或做小販，都容易受人家欺侮，誘騙。所以人道局又禁止十歲以下的小孩作工，或做小販。連帶也禁止人家僱用他們，或買他們的東西。這個小孩，看他的年紀，決沒滿十歲。他籃中的橘子，已經爛了。你們佯然去買，那就是自尋苦惱。」

多九公笑道：「幸虧我沒有買。」林之洋道：「多九公的閱歷深了。」唐敖道：「他們這種辦法，到也不差！只不過法律太瑣碎了罷。」

田訟師道：「這正是我們國家文明的證據。國家愈是文明，一切的事，組織愈是完密。那麼，法律愈是瑣碎。而訟師的生意愈是好。不瞞諸位說：我受了你們的聘，做了一天的顧問，實在太吃虧。」

他一面說，一面拿出時辰表來一看，說道：「一天的職務，照例是下午六點鐘停止。現在已經五點五十五分了。請你們把今天的薪水付給我；從此，我辭職了。」

多九公道：「你走了，叫我們怎樣辦呢？」田訟師道：「這個我不能管。」

林之洋道：『明天不能再擔任一天嗎？』田訟師不理，只管說：『時候快到了。六點半鐘，我還另外擔任了法政夜校裏的功課。馬上就要去上課。不能和你們胡纏了。』

田訟師說完了這兩句話，再也不開口，只是伸手要錢。因為他應說的話，已說完了；他應盡的義務，也盡完了。只須拿到錢，便和他們斷絕了一切的關係，各走各的路去。

這時唐敖已拿出六兩銀子來，交與田訟師。果然田訟師把錢拿到手，一句話也不說，管他去了。

田訟師去後，多九公問林、唐二人道：『我們怎樣呢？沒有訟師，真是一步也不能行……另外請嗎？……回船去嗎？』

唐敖道：『另外請訟師，恐怕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不如找原路回船去。費了六兩銀子的訟師費，上岸來遊了半天，不會吃暗虧，總算是運氣好。現在不如趁早回船去罷，免得又要節外生枝。』

林之洋，多九公都說：『這話是對的。』於是他們三人，就尋原路回船。在路上口也不敢亂開，眼睛也不敢亂視，恐怕又惹起法律問題。直至天黑了，才回到船上。住宿一宵，明天又開船往別處去了。（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期下分解。）



隱晦之小說家

文壇祕錄(十九)

編者輯

二三六

有清光緒三十年頃。吾里有一小說家曰金壽田。其人頗有小說天才。惜在科舉勢力之下。無由發展其思想之自由。復以身弱。染阿芙蓉癖。未能振作其精神。以與海內小說家爭席。猶有兩種小說。已告成功。一爲黑海鐘。一爲六月雪。

黑海鐘係述一少年家資富有。後有鴉片之好。寢至中落。結果倒斃於通衢。其文字用倒敘法。雖着墨無多。而刺激力極烈。蓋作者於此中備嘗甘苦。故言之親切也。書用連史紙石印。並附插圖。爲上海時中書局出版。

此爲有功社會之作。爾時中國禁烟雖已著功令。然功令煌煌。何如小說之娓娓動聽。故頗得一般人之歡迎。若在今日。有報紙爲之揄揚。廣告爲之宣傳。不難成一有名之小說。

六月雪係記楊乃武案叛反之始末。皆取申報爲藍本。（報係我家所藏皮。我家看申報約在同治十三年之春。初俱收集。後亦散佚。）蓋申報所載前後章奏案牘極備。而小白菜之艷名。亦傳布遠近。民間傳說頗有糾正官文書之處。書用鉛印小本。亦時中書局出版。

楊乃武案爲清季一大事件。坊間有彈詞記之。荒謬絕倫。不堪入目。惟此書頗具公平態度。爲野史之可徵信者。惟六月雪之名。已有戲劇。易於纏誤。若再收羅軼聞。重加編輯。亦一好小說也。

作者於兩書均署名「田鑄」。蓋以其姓名離合而成。故無人知其爲何如人也。在光緒末年。又盛行繙譯。於創作極少注意。時中書局之在上海。並無何等重要之地位。其出版物更不易廣傳。故兩書絕少人提及也。

作者尙有一章回小說。記許竹筠事。未成而卒。竹筠卽拳匪時三忠之一。名景澄。嘉與人。同治進士。官編修。工駢文。尤研究經世之學。出使俄法德義奧荷各國。官至吏部侍郎兼外交事務。以反對拳匪。與袁昶聯名極諫。爲慈禧太后所殺。娶吾里朱客甫女秀寶爲妾。相傳竹筠秉節航海。亦以妾承六珈象服之榮。充公使夫人。與洪文卿之攜賽金花相類。作者卽以其事爲小說主幹。若天假以年。使成完書。當可與孽海花比肩文壇也。（烟橋）

山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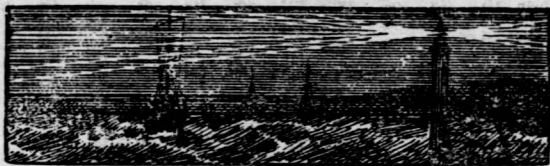
張慧劍

——消遣了一個黃昏——

六月裏。無錫詩人侯疑始從北京到南京來，當我們第一次會見時。我們便商量過。應當用一種什麼方法。使我們在短時間內。尋獲白門風景的全部可欣賞的特點呢。

經過一次小小的考慮。我們決定在星期四那一日去玩掃葉樓。

掃葉樓在清涼山上。有人說是從前龔半千的讀書處。那個地方。實在還在漢西門以內。並不會跳出南京城的圈子。但一角小樓。潛匿在潑眼萬綠如海的山翠裏。容納了幾個從軟紅十丈裏逃將出來的客人。使他們嘗享到清涼。俊爽。幽寂的種種好處。只要有美感有理性的人。誰敢誹薄他躲在城內為無意味。更誰敢指斥他不配為南京的一個名勝。



同遊者除了疑始。還有疑始的公子大星。是一位年約二十左右。酷好美術並會繪畫的青年。疑始喬梓都是第一次來瞻禮清涼。區區卻——說少些。也來了不下七八十趟了。這百遊不厭的清涼山。確是我的一個誘惑者。他征服我在八年以前。而八年來從不曾給與我一點可反抗的間隙。當一般朋友在一處批評清涼山時。總是最先的表示好感。老友王一介因此送了我一個諱號。曰「清涼山的戀人。」

從善慶寺的山門到掃葉樓。樓上已來了不少客人。近窗的一行列。全有人坐着。我們選坐在近門的一張桌子旁邊。「清稠蕭爽」的山風。直撲向我們身邊來。（荷伯師作清涼消暑記。有句曰。樓上之風。清稠蕭爽。我覺此四字很可以表出風的美德。故在這裏借用之。）疑始喊了一聲好涼快。於是解衣磅礴。盥面飲茶。休息了一兩分鐘。便開始的玩賞窗外的風景了。就樓窗角度最近處看。是綠茸茸的樹葉。和澀森森的竹林。稍遠是一道城牆。城外一條河。雖只能窺見他的半面。但舟帆歷歷。入眼非常的清楚。稍遠有一灣清水。明碧如畫。水邊點綴了幾間樓閣。我指給疑始看道。這是莫愁湖。看見了嗎。疑始咤道。怎麼。莫愁湖竟只有八府塘這麼一塊大嗎。我道。莫愁湖本來名實不孚。沒有多大意味。

但如樊樊山先生的詩。『了無川嶼媚。一句安足珍。』也未免忒把他說得一錢不值了。

再看看遠山。牛首山。雨花台。天印山。南面而立。各有各的意趣。疑始看了一會山。又去讀壁上的詩。易實甫將詩寫在牆上。他令郎易家鉞的詩。卻寫在更上一層。這一段雪白的牆。被易家賢父子的詩一旁襯。好像也含了一種金煥煥的輝光。詩人詩人。你至竟是天之驕子。

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很神祕的過去了。樓上的客。已去了大半。牘下有數的幾個人。還在持茗談心。這時斜陽欲墮。山光雲影。又變易了一種顏色。山是蒼的。雲是紺碧的。倒映在水裏。竟是一幅非常好。看的水彩畫。我說。『我們上山看看去。』於是一行三個人。下了掃葉樓。另取了一條山路。曲曲折折的到了山之最高處。放眼一看。啊。好一派氣象。

我們站在山巔。環遶於我們四面的。彷彿是一個大圈兒。鍾山。幕府山。北極閣。鼓樓。五台山。獅子山。和記洋行洋房。長江。隔江的浦口車站。沙洲圩。牛首山。方山。通濟門。青龍山。都可以順着次序去玩賞。而且這些鳥瞰的對象。包了十種以上的不同的顏色。青紅黃白。黛碧朱玄。再襯上天半的殘霞落日。這種幽美的景物。我們便隔上十年二十年。閉着眼睛一想象。也可以舉出他的美的輪廓。我們因互相

問訊道：「這是多麼好的境界。假使我們站在北京城的北海小白塔上。去看看整個的北京。有這樣美麗的意境嗎？」我們同時又彼此扳駁道：「不……不……不……沒有。」

從清涼山下來。已暮色蒼然。我領着走向一條山徑裏。由這裏到烏龍潭。只有半里多路。我不由的念起宋人的兩句詩來道：「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覺得我們現在所留連的地方。確有這兩句詩中潛藏的意緒。詩人詩人。你終竟是一個能得山川至味的人。宇宙萬有。經你一牽衍入詩。更容易征服人們的靈感了。

烏龍潭是一方小塘。水中有一個小亭。被掩護在許多水柳中間。潭北有新建築的顏魯公祠。我們都玩了一趟。由此向東。我們便尋取來路。負載着許多不可名言的快感。幽默無聲的「歸歎歸歎。」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半

時代之花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午夜角聲

葉勁風著

一冊 二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一冊 三角

荒服鴻飛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五冊 八角

野人記

胡憲生譯

二冊 五角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曹梁廈譯

二冊 五角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半

黑白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黑白記續編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

古畫徵

黃賓虹著

一冊 一角半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寶白一一詳載鑼鼓笛色無不註明古裝劇粟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嬰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溯述國樂源流兼論國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音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爲程蕤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微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伯攸自述

周半醉君以函致寄塵先生，謬以愚有小說天才相許，並請刊布愚之事跡。昨得寄塵來函，囑愚作自傳，擬刊之說界，以嘗海內外之關心於愚者。惜愚不才，半生墮躄，恨無卓犖之舉，堪以爲知我者道。惟周君及寄塵先生之盛意，至可感也。爰據拾往事，湊成斯篇。

我知道，誰都在愛慕那美人似的西子湖；我也知道，誰都在愛慕那武士般的錢塘江；爲了這個緣故，我覺得僥倖地生長在這湖邊、江上，是值得驕傲的事啊！

無疑的，在我幼小的時候，自然自己相信是一個蘇小的鄉親。直到我十四歲那年，被父親送入了那個所謂「旅浙全皖兩等小學校」以後，看着父親替我填完了那張志願書，我纔明白我的老家，實在是出產一種好硯臺的地方——安徽歙縣。

至於我家爲甚麼遷到杭州來的？在甚麼時候遷來的？要知道這兩個問題，也許連我的父親都回答不出來。反正，這似乎是不關緊要的事，請恕我不能細說了。

我的故居，在杭州的新宮橋河沿；是一所極偉大的住宅。雖然那些雕樑畫棟，都不值得留在我的記憶的海裏；但是，我的青春的夢，至今還縈繫着那座靠近吳山下的園林；還縈繫着我們祖父遺下來的「養愚廬」——真的，我對於那故居的印象是多麼深刻啊！

我四歲，父親親自課讀於養愚廬中。因爲他是一個藝術的愛好者，所以凡是那幽香的名蘭，黝黑的銅器和古舊的陶磁器，都是他日常的恩物，而羅列於我們的書齋中；而且，父親自己也能書畫那些古畫、法帖，以及五顏六色的顏料，更是天天在我的眼中接觸。我的幼年，就彷彿生長在一個美術的宮裏。

母親現在還時時對我說：「當你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正要用午膳，你忽然失蹤了。家人們是多麼急切地遍處尋找；可是，終於在父親榻邊找着了！你知道你在作甚麼？——原來你正坐在一張小椅子上，仰起了頭，在賞鑑那張父親新買來的花卉畫！」照這樣看來，我的沉迷於藝術的特性，也

許一半是秉承父親的遺傳，一半是濡染着家庭的陶冶吧。

隔了兩年，祖母大約是切望他的唯一的孫兒早日騰達的緣故，她便不惜重金，聘了她的一位同鄉名士胡先生來充教讀；這便是我由認紅紙的方塊字，進步到讀千家詩的時代。可惜，這位胡老師的神經，曾經受了他過去悲痛所打擊，實在有些異乎尋常，而他的意旨竟有些令人捉摸不到，因此，我在這個時期所受的影響，却養成了儒怯、疑懼……等種種不良的現象。而我後來所寫的那篇帽結子的變化，就是那位老師的事實。

胡先生終於和我們長別了；他的繼任者，就是嘉定施先生。這時，我纔如入了另一個世界——或許是兒童固有的世界——因為，施先生雖然沒有學過甚麼教育學，但是他對於我們的循循善誘，曾給了我幾個難忘的印象。

他不一定每天要我們唱熟多少書，而識過的字，却完全要我們默寫出來；這是和起先那位先生絕對不同的。而且，每天放學以後，他也不禁止我們到書齋裏去隨意玩耍；有時，我們在小檯上分吃蹄過泥阿福的糕菓，他也會蹲下來和我們一同吃；有時，在我們捉迷藏的遊戲中少了一個伙伴，

他也會蒙起眼睛來和我們同玩。可是在這一年中，我足能够寫出五百多個生字來了。

我的祖父母的亡故，大約就在這幾年中；不過，我也有些記不清了。我們的大家庭中，雖然驟然失去了兩位慈祥的老人，但是，我們那從祖父遺下來的家業，彷彿正是一朵盛開的花啊！

長者日稀，幼者漸多。那時，我的小伴侶，除了我們的順姊、康妹，以及叔父那邊的文玉兩個妹妹以外，我記得還有一個不時到我家來玩的吳老伯家裏的瑩妹妹。

當我十一歲那年，施先生是忽然被委了新市鎮（就是祖母的故鄉）的釐金差使了；父親因為曾經和他換過一張蘭譜的關係，竟硬派着充了他的總賬房。於是，我們便離開了西子湖畔的故居，做了這水雲鄉裏的旅客。

仙潭（新市的別名）的水波，平橋（我們寄居在橋下）的月色，我沉浸在這美麗的、樸素的仙境中，竟如夢一般地度過了兩個年頭。

等我們回到杭州，我們的大家庭，已經有了瓦解的裂痕了。不得已，父親便肩了他化錢買來的，那張不大不小的候補官的捐照，跑到蘇州去想謀一個差缺，以繼承我祖父遺下來的舊業；可是，結

果却不幸得很，非但父親的志願難償，竟連我現在所繫念着的大住宅，也在這時期冠了他家的姓氏了。

我呢，自回故鄉以後，却已從家庭教師夏藻卿先生，讀完了所謂讀書人必須讀的四書、五經，而正在致力於「汎愛衆義」以及「行有餘力論」一類的東西。不料，我那仁愛的夏先生，又在這個時候，走盡了他的「人生」的旅路。

我十四歲進了旅浙全皖小學，過了一年，便由初等丁級，升入了高等甲級；這種特別的跳級法，據校長先生說，實是在是因我的國文程度超過一般同學的緣故。

過一年的冬季，我和同級的學友馬君，因用油印機印刷同學錄的動機，接着就在校中發行了一種皖江微波報，記得我的一篇發刊詞，題目就叫做「微波乎；未來之大浪也。」這是我貢獻於著作界的值得記念的第一頁。

民國元年夏季，我已十六歲，以第二人畢業於小學，馬君却得了第一名的榮譽。過了暑假，我又和馬君同去考宗文中學。發榜時，我却僥倖得很，竟照着小學畢業時的名次，和馬君互換了一下。這

真是奇異的遭遇啊！

我在宗文肄業半年，又僥倖破格升入二年級。祇是暑假以後，更因家境日墮困苦，父親的力量，實在有些負擔不起這九十多塊錢一學期的費用。因此，我曾老着面皮，直接去懇求那以教育爲己任的朱老校長，商量分三期繳費的通融辦法。然而，一點鐘以後，我仍舊跟着腳夫，把那一肩行李挑了回來。

我沒法，祇得改入了免費的第一師範。可是，後來據馬君的報告，宗文當局者，竟把我的名字，大書特書地寫在一塊牌示上，居然「應卽開除」了。這真是我畢生最痛心的事，而直到現在也想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的。——因爲，沒有錢，當然要被大教育家拒絕；拒絕了，我自然不能就此不讀書；但是，換了一個學校，卻又蒙了一個「開除」的罪名。這真叫人怎麼辦，怎麼辦呢？

幸喜，那時的第一師範，彷彿就是一個藝術的皇宮，我覺得處在這個美的境地，我的精神是非常愉悅的。

在這個時期，我就開始創作小說，試投杭州各種報紙，和上海的幾種雜誌中，署的別名是「佛

恫」「大呂」「不優」及「百憂」……等。

我十九歲那年，和蘭溪方雲郎，在校中創嚶鳴社，我倆就當選爲正副社長，且曾刊過一本「嚶鳴」分贈同志們。同時，又請李叔同先生教我們吟咏；可惜那些李先生改削過的舊稿，都被一個文賊剽竊去，佔爲己有了。我祇記得最初的一首，是由李先生出的題目，叫做「烟寺晚鐘」。現在，不妨把我的處女作抄在下面：

修竹掩深山，

鐘聲來何處？

日暮暝烟沉，

翠微籠古寺。

老僧亦幽閒，

松下獨延佇；

鐘聲斷復續，

欲破雲飛去。

李先生的評語是：「蘇邈其音，如聆空山之瑟。」我自己也很知道，這種不成熟的作品，萬萬當不了這十個字的身分，可是，李先生要引我走進詩國的好意，我是永遠地，永遠地不會忘記的。

我畢業於第一師範時，僅僅祇有二十一歲；每次想到將要立上講壇去的那回事，我心裏總有些惴惴然。果然，暑假後，跨進了淵泉商業學校的門，就被學生們侮弄得無法防禦；我不會用強力壓人，我祇有每夜伏在枕上悲泣。終於鬱成一場大病，昏昏沉沉地被人運回到家裏。

從中秋睡到牀上，直到第二年的二月裏，纔漸漸地有了活命之望。可憐，我的蘋果似的面龐，已消瘦得變成了一個猴頭；我的黑漆似的頭髮，又像深秋黃葉般的，紛紛地落在我的枕上了。

病愈後，已是桃花盛開的時節，舊同學方雲郎因為得了一個較好的地位，他便來信邀我到紹興去，代替他那縣立二高的級任職務。

在那裏，我曾領受了許多小朋友們的敬愛，和少數的同事們的照拂，我自然深深地感激在我的心裏。

最後，却爲了一個「新」字的罪名，被幾位老資格的同事們所嫉妬，使我不得不避開他們那「爲了二十塊錢而拼命的戰場」，走我自己該走的路。——這是我二十五歲的暑假。

我正擬動身回我的故鄉，忽然接到上海中華書局國語部長黎錦暉先生的來信，一封充滿熱誠的來信。——他竟懇切地贊美我所投寄給他的四冊兒童詩，並且願意介紹到他那部分去編輯兒童讀物；更問我要多少薪水。

啊，我在這被人踐踏的環境中，驟然得到了這樣一個同情者，我好像幼時受了鄰童們的欺侮，奔投到溫暖的母親懷裏了，我感激得要哭了。

第二年的春天，爲了某種事務，開始和我的女友克勤通信，不料後來經過了兩方家庭的說明，纔知道她就是我幼年的小伴侶吳家瑩妹妹。——她那時正在上虞的寶澤女校任校長。

我在中華任職三年半，以錦暉先生待我的誠懇，不免又做了野心家的目標。於是，懦怯的我，祇得抱着托爾斯泰的主義，遞出了辭職書。

二十九歲的黃花時節，我和克勤結婚於上海。

這兩年來，受人欺騙、壓迫……的故事，還是不斷地襲我而來，我憤恨着，祇是到底舉不起我的拳頭來。

唉，我是何等地同情於都德小說中的達利、愛灑特啊！

謁寄塵師兼讀詩歌叢稿

(蘇兆驥)

趨車城西隅。言訪維摩室。方見僻巷門。已得忘言悅。先生愛閒靜。俗情付拋割。終日坐枯禪。孤鏡照空壁。謂我屋如螺。居久未嫌窄。示我篋中詩。琳琅滿篇帙。意旨談而微。正惟不能學。自慚參也魯。有負傳經鉢。安得手一編。日聆廣長舌。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第十二回 說前塵彤庭聞軼史 逢舊雨青瑣試嬌嗔

蟬妮無奈，只得在當天午後，跟了杜蕾，重入雅學離宮。一到宮中，就有個人候着，要替史天芬翁主攝影，這個人從來沒有替翁主攝過影的。杜蕾進來請示，蟬妮也答應了。那人見翁主允許，立刻陳設起佈景來。蟬妮出外，犧牲了半小時光陰。在光線充足地方，儘他去攝。那人歡欣鼓舞而去。攝影之後，立刻去見王后。王后見她肯來，很是快樂，笑吟吟的謝她。這天王后倦於酬應，改着在休息室中晚餐，沒有出外。蟬妮也沒有出去，只在史天芬休息室，同杜蕾同餐。次日早晨，杜蕾無意中談起王后來。她道：『我們這位王后，煞是神奇，體質雖似弱不禁風，精神卻非常康健。先王未殉國以前，宮闈中只

知王后有豔麗之色，是個肆志紛華之人。不料國祚一移，竟大反所爲，精明幹練，把一個王室中大小庶務，全數親手整理起來。現在她田莊上的牲畜多寡，同每天全宮應用砂糖多少，她都知道。她的資產，原也不少，經她整理以後，田莊產品，逐年增多，雖用鐵腕處分，卻非常正直，沒有人議論過她一句。王室中有人臥病，就是平常婢僕，都親自去省視。因此上上下下，沒有人不感激她的。首飾極多，都是珍異之品，皮藏宮中，間亦取視，或加佩帶，因宮中有珍異首飾，防範盜賊甚嚴，王后枕下，亦藏有實彈手槍。宮中應行洗濯衣物，悉數運往蒲路尼地方洗濯，曬乾以後，運往巴黎熨平，再行運回宮中。王后自己的衣物，則由法國南境一個老婦洗濯。那老婦是王后在故國時，專司洗濯之人。現在雖已失國，還非她不可。那個老婦已經還鄉，王后的衣物，還得送去，教她洗去。王后的衣物極多，總計件數，足敷巨鎮上全鎮之人應用。連毯子，洗面手巾，枕衣，都有極精細的符號，王冕繡着。這種繡件，都是愛爾蘭修道院中作品。先王同王儲遺蛻，均埋會堂之地室，到於今還天天採了些花，放到那兩個墳上去。她生平酷愛動物，宮中特闢一園，飼養各種珍禽異獸，最愛的是狗，所以宮中之犬，很是自由，無論何處，都有犬跡，只沒有貓，王后最恨的是這種動物，特下禁令，凡是私攜一貓入宮，一經覺察，無論何人立

予斥逐，因此一只貓都沒有。」蟬妮聽了這些軼史，對於王后更加景仰。那天午後，杜蕾不在室中，那時屈指，倪古壘大概再有兩三個鐘頭，已將入宮。蟬妮站在史天芬那間金黃色的休息室窗前，呆呆出神，知道此番不比上一次，前途陷穽很多，上一次不知內幕，還可以敷衍從事，現在卻大大不然，自己問着自己，爲什麼再來蹈這種危機，難道專爲杜蕾殷勤勸駕，卻不過情纒來的嗎？這個蟬妮自己也明白，只有一部分而已。既不是專爲杜蕾敦請而來；是不是爲着受了馬克士的侮辱，恐怕再生別的波瀾，纔避進宮來的呢？這卻也不過一部分。至於真實原因，自己也不明白。不過隱隱的受着一種吸引力，彷彿有不得不來之勢。她知道倪古壘是要回來了，並且是專爲蟬妮而來，因爲急於要看蟬妮，纔急急把一切政事，結束一結束，兼程而來。從他信上看去，字裏行間，並不想見羅思瑪克的史天芬。是指名要見衣肆中試粧員戴玢蟬妮。名字雖未說出，意思卻非常明瞭。倪古壘之函，共有三通，杜蕾都取出來給蟬妮瀏覽。蟬妮看完，已經牢記心頭。第一通是辭別之書，書中最主要的是，還望重圓之日，再示我以溫存，勿再以冷峭之色見贈的幾句。這個明明說要同溫存的蟬妮見面，並不願見冷峭的史天芬。現在那一枚指環，是已經由杜蕾替蟬妮套在指上了。蟬妮看着指環，想起史天芬來，不

知她怎樣對待倪古壘，纔惹得倪古壘憎她冷峭。倪古壘第二通書，是在高瑪砦接到史天芬覆信之後寄的。史天芬覆信，大概寫得很客套。因此倪古壘書中說是辱承賜書，謙搗過甚，作朋輩酬酢觀則可，夫婦之間，似不宜出此。所贈指環甚愜雅懷，聞之欣慰。此環所嵌紅玉，爲八世紀法王沙爾大帝冕上故物，歷史甚長，底下詳述紅玉歷史。署名是真誠之倪古壘。第三通書，蟬妮讀了，晚間杜蕾走後，把那封信在硃唇上親了幾次，信上寫着：「殘忍之女子鑒之，余將返英，已束裝矣。從前殘忍狀態，至今尙深印腦中，匆促重來，亦欲予君以補救機緣。總之所欲再見者，爲復室中溫存謙退之妙齡好女子，而非園場舞室中所見殘酷之貴主也。」從這封書語氣推求，他的頭頭回來，完全爲着蟬妮，並非爲史天芬而來。蟬妮看了，雖自僥倖，只是轉念一想，自己受羅思瑪克王族付託，來此權代，忽然想於中取利，很是抱歉。那時已經將到六時，站在窗前，目視園林中馳道，老樹扶疏，夕陽黯淡，明知此次入宮，決無善果，不覺悲從中來。正在出神，杜蕾忽地推門進來，見了蟬妮面色慘白，失聲叫道：「天呀！你爲了什麼，顏色這般難看？」蟬妮道：「我想着再見高瑪砦王儲，設或給他看出破綻，知道我是個喬裝的，如何得了。所以心中非常膽怯，覺得比上一次尤其爲難。」杜蕾道：「你千萬不可以如此狐疑，儘

是疑心，容易生變，萬萬使不得的。」蟬妮又追問道：「設或不幸竟致敗露，便怎樣呢？」杜蕾道：「到不得已之時，我們也只有據實聲明一法，只是決不會發生的。他同我們翁主，見面之時很少，一些破綻都沒有看出。你去見他，他萬萬不會生疑，不過你頰上還得敷些胭脂纔好。」蟬妮道：「敷脂粉的事，是他最恨的。」杜蕾道：「這個我也知道，他同我們翁主，也說過幾次，翁主並沒有理會他。」蟬妮道：「這樣說，我也只能不理會他的了。」杜蕾道：「那也自然，你要記得，你不過是……」說到這裏，恐怕蟬妮生氣，頓住了。蟬妮勃然道：「哦！我知道了，我不過是你們翁主的權代人，對不對？」杜蕾趕緊答道：「大家都是這種心理，我也不能獨異，仔細想來，你爲我們翁主計，還是不要十分樹異的好。裏面隱情，你是個聰明人，諒來也不必要我說明的。」蟬妮失聲道：「我明白了，若是同你們翁主樹異，高瑪碧王儲，一定要垂青於我的，對不對？」杜蕾支吾道：「我們翁主，原也太不小心，對於他非常執拗，若是你事事將順了，他一定有這種危險發生。幾封信上，已露端倪，你同我們翁主的異點，他已有所覺，所以抱怨我們翁主的冷酷，事已如此，現在爲你計，還是取我們翁主固有的態度爲是。這也是爲你同他安全計，所以作此無理之要求，還求你體諒些。」蟬妮聽了，知道倪古壘因爲史天芬忽

然冷淡起來，曾經把他同自己怎樣親愛之事，告知史天芬，要他迴心轉意。史天芬聽了，很是不快。回來一一告知杜蕾，所以現在杜蕾有這種警告。輾轉思維，很是怨恨史天芬，自己怨着自己，爲什麼要受他這種不公允的指揮。只是轉念一想，自己原是個衣肆中試粧員，決不可自己忘形，妄生癡想。既不應希望倪古壘的垂青，也不應自己生什麼戀愛，要求自己身心上安穩，只能收拾起心猿意馬。凡是倪古壘的柔情密意，付諸不見不聞，省得異日發生什麼不幸。主意已定，任憑杜蕾替他裝扮。這晚赴餐時穿的服裝，是極華美的金黃色宮袍，頭上戴一頂很精細金玫瑰花冠。這頂花冠，據杜蕾說，還是以前教皇贈給羅思瑪克王室中，一位美貌公主的。那時的教皇，還同社會中周旋，無論何種娛樂，他還肯與會，所以羅思瑪克公主得到這種贈品，流傳下來，專給長公主，史天芬因此，也享用這種權利。更衣之時，蟬妮想起杜蕾那種非理要求，口中要喃喃自訟。裝束已畢，便上王后休息室去閑談。不多一回，倪古壘已經進來，目光四射，像是在那裏尋人。及至看見蟬妮，眼角眉梢上，都露出喜色來。蟬妮給他一看，羞得無地自容，只是爲禮法所拘，既已見面，又不能退縮。正在惶急，倪古壘已經見過王后親王，向他身邊走來，沒奈何，只得伸出手去。倪古壘握住手，鞠躬致敬，說了許多思慕道候的話。蟬

妮也鞠躬答謝。王后恐有不測，運用全副精神，同他談話，口材又好，頓時把倪古壘盤住了。起初是闕了他玩，讚他伉儷情深，重來宮禁，探視孫女，接着問他父母的安好。末了又問起一路來，南方所見的春景。晚餐時節，座位也另行更動，王后邀着倪古壘坐在她右首，教蟬妮坐在親王左首，蟬妮左首，坐的是倪古壘的一位侍從官，年齡很輕，辭令很好。餐桌是蹄鐵式，兩個人雖是同案，卻不能交談。饒是如此，倪古壘還想盡方法低下頭來看蟬妮。遠遠舉着酒杯，同她祝福。蟬妮察言觀色，知道他還是一些疑心沒有，雖是放心一些，然而終覺得有些刺促不寧。倪古壘的一些沒有疑心，並非他的愚魯，本來這件事，也太離奇，怎會天壤間有兩個人同面貌身材的女子的呢？即使真有，像王后這種謹守禮教之人，也決不致做這種作奸犯科之事。所以不要說倪古壘，就是比他聰明十倍百倍的少年處此，也一般要入港的。蟬妮雖是被動之人，自己總覺得是個罪人。親王在席上，不很講話，自始至終，只同蟬妮講了兩次話，兩次都是因為吃到了他心愛的菜，徵求蟬妮對於那樣菜的意見，也估不出他爲什麼這種喪魂落魄似的，或者他身在席間，心繫他處，所以有這種神不守舍情境。唯其如此，他看了身畔坐的蟬妮，還以爲是他胞姪女兒史天芬。本來失國以來，神志異常闌珊，只有玩弄理想上戰爭，

對於戰地地圖，還有些生人樂趣，蟬妮很是可憐他。倪古壘的侍從官，卻非常健談。晚膳之時，蟬妮口中雖是隨口應答，心裏卻在計算應付倪古壘方法。他想，既是深愛倪古壘，不能不替倪古壘打算。自己既不能嫁他，又不能實告隱情，要拒絕他教他不致浪用愛情，只有竭力摹仿史天芬之一法。明知這一來，一定要失歡於他，爲自己前途，也不得不然。若是把持不穩，再一失措，自己不足惜，連深愛的倪古壘都要受苦，卻有些不忍。並且王家禮節，不比平民，即使鬧破以後，倪古壘還是愛我，不能娶我，徒然爲我負薄倖之名，也是於我無益。想到此處，硬着心腸，竟把自己的愛情，完全打算犧牲。主意一定，心到鎮靜許多。晚餐既罷，宮中奏起很悠揚的音樂來，就那音樂聲裏，王后親王，退回寢宮去了。倪古壘走來，低聲約她上密室中談天去，王后臨走，原有任憑他們兩人自由談天的允許。蟬妮也不便推卻，在倪古壘引手相扶之時，覺得心如懸旌，趕緊自己喚醒自己。兩個人仍舊走到從前談話密室之中，那天室中放着紫色白色的丁香，幽香一縷，襲人衣袂。到了室中，倪古壘叫道：「史天芬現在我要你從新同我訂交哩。」蟬妮很侷促的問道：「難道我們不是已經訂過交了嗎？」倪古壘道：「我臨走時節，你情形很是不對，也不知道你爲什麼忽然冷淡起我來？那封信也是如此，我因爲疑惑，纔

趕來的，是不是特地鬧我玩，要我回來，還是爲別的緣故，你講給我聽聽？」說着，要來摟她。蟬妮趕緊倒退了幾步。倪古壘有些不悅，皺着雙眉發狠道：「我沒有見你以前，原聽見人家議論你，說你是喜歡拈花惹草的。初見面，你對我很有些誠意，我還疑心有不滿意你的人，造你的謠言，現在纔知道你是鬧了玩的，我從前聽見的話，並非謠傳。」蟬妮見他着急，自己也慌了，急不擇言的答道：「倪古壘！我同你並沒有什麼意見呀！」倪古壘聽了，更是生氣，恨恨的道：「不錯，這種語氣的話，你也同我講過，只是你既然要冷淡我，爲這麼上一次在這間屋子裏，那種宛轉隨人爲什麼任憑我同你接吻？爲什麼要珠淚溶溶爲什麼肯倒在我懷抱之中爲什麼盈盈欲涕的看着我？既是愛我於先，爲什麼又冷淡我於後？你說。」蟬妮知道緊要關頭已到，不能再事游移，索性裝着快樂之色，答道：「倪古壘！我不知道，在那個時候，我很想愛你。」倪古壘接着道：「竟沒有成功，感謝得很，可惜得很，你的舉動竟像真心一般，技藝可以說在優伶之上，這般說，我同你未來的光陰，照這般做去，一定是很快樂的了。」蟬妮佯笑道：「我也是這般想哩。」倪古壘冷冷的道：「今天這般一談，倒也很好，彼此都可以明白所處的地位，既經說明，你儘可放心，我決不再來同你囉唆。」說到這裏，一聲長歎，愀然道：「真是懷

悔，匆匆趕來，得到這種結果，真也傷心。」蟬妮道：「你爲什麼來的呢？」倪古壘遲遲疑疑的答道：「上一次受你冷淡之後，心還不死，覺得你第一次的婉婉態度，還在目前，雖是後來受創甚深，卻還不肯放手，所以特地趕來看看，究竟還有挽回沒有？不料你還是這般，真是可傷。」蟬妮道：「我也覺得很抱歉哩。」倪古壘慨然道：「事已如此，徒自悲傷，有何益處，只是我同你都非平民可比，縱不能講琴瑟之好，爲社會假面關係，面子卻不能不講，雖屬作僞，也是無法，史天芬！我也不再留你，妄廢光陰，徒亂人意，留你也是無益，希望你許我作個朋友，以全體面，就此握一握手，以當訂盟，你肯見許嗎？」說着，伸過手來。蟬妮心痛已極，面子上裝得還是很堅決的，心裏卻非常難過，勉強同倪古壘握一握手，飛也似躲進臥室去了。

(未完)

此係三角式聽內盛如意膏者



閣下曾患皮膚諸恙否請閱韋廉士醫生藥局以下所述者

韋廉士醫生藥局專售馳名家用良藥何以並無皮膚各症外搽之藥出售詢問若此者甚為衆多也而敵局近今輸入如意膏以供于衆乃是皮膚專藥清涼消毒潤膚生肌誠為神速去腐收功之油膏也如意膏匪特含有昔日所常用舊式油膏之功效且改良其方劑增加其原料成爲一種皮膚專藥乃是以八種珍品製合而成

如閣下或尊府中有患以下所列皮膚各症者一經搽抹此如意膏莫不立見奇效即如 水蠟癩 瘡癬 潰爛 面部小瘡 癢癬 爛腿 膿瘡久爛 疥瘡 眠瘡 乳頭破裂 跌傷 火傷 燙泡 指爪傷 蛇吮以及毒蟲咬傷 足趾擦傷潰爛 頸硬 出牙痛苦 痔瘡以及一切瘋濕疼痛骨節酸楚舉動不靈等症搽擦均見奇效

如尊處無從購買如意膏祈即郵寄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此即外面紙盒式樣內裝三角式聽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483(11)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覆苦難迅速時勞

企盼歉悵良深

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

填用下列二種格式(每期雜誌俱附

有此格式一份)剪下封寄並乞

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

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

賜良多諒荷

同情幸

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即請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包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定購小說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包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號定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
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移請即

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鑒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月 日年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如在上海總館所定包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在定購小說
某處分館或分銷處所定包括弧中填某處某店 號定
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
單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

尚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月 日年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何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擇先聲明並附寄郵資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七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八 酬報之數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酌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九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十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上等 正正 文文 前中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或正文首尾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特等 底封面 六十元		等第 地位 全面 九半 面 四分之一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價 全年 五十三元 四元六角 半年 二十五元 二元三角 時期 一冊 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將定單號 數 定月姓 名 在何處 定 處 原寄何 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月姓名在何處定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夷堅志

發售
特價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精印四開本
定價十二元特價八元
郵費各行省每部五角

本年陽
曆十月
底截止

宋洪邁著 是書宋史藝文志作四百二十卷、所記多神怪異聞、今行世者有周信傳十集本、陸心源八十卷本、尚有明刊姚江呂胤昌本、建安葉祖榮本、近極罕見、是編由張菊生先生用嚴久能景宋抄本校正、陸心源刊本、是爲甲乙丙丁四志、凡八十卷、又據黃蕘圃校舊抄本校正、呂胤昌周信傳刊本、是爲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凡七十卷、三志己辛壬、凡三十卷、復取葉祖榮分類本之不見於以上各志者爲志補二十五卷、又就宋元明清諸家著述蒐得本書若干條爲再補一卷、共二百六卷、文字異同、悉爲校勘、凡有訛奪、並加訂正、別輯原書卷帙存佚考證及附錄、列於卷末、雖非全豹、然文敏原著存於天壤間者、殆已盡在於是、亦可謂極小說之大觀矣、